

感謝台南淨宗學會的會長，諸位法師，諸位大德、同修：

我沒有想到今天晚上這一會有如此的殊勝，使我們在新年的年初，這樣歡樂聚會在一堂，也是希有的因緣。剛才司儀所講的話，有些地方是過分，我也是個凡夫，修證都談不上，不要說證，修都談不上。不過在這三十多年當中，自己修學有一點點心得，可以提出來供給諸位同修做個參考，也希望大家多多的指教。

佛法確確實實是教育，它不是宗教也不是哲學。這話是民國初年（民國十二年），歐陽竟無居士首先提出來。在那個時代，他在第四中山大學做了一個講演，題目是「佛法非宗教非哲學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。第四中山大學就是現在的南京師範大學，我曾經去訪問過。這一次的講演，確實震撼了當時的佛教界。歐陽居士分析得非常好，由他的學生將講演筆記彙成一個小冊子，這個小冊子流通也很廣。我是在二十年前（一九七七年），在香港講經看到這個小冊子，讀了之後，我對他的觀點很佩服，我覺得他講得很有道理。我自己學佛是從哲學裡面入門，歐陽先生講佛法非宗教、非哲學，我是把佛法當作哲學，這樣入門的。

他說：「佛法是今時所必需」，這個見解很獨到。沒有想到半個世紀之後，居然有人繼起提倡他這個觀點。這繼起之人，也就是在七十年代，大概是一九七〇年，英國的湯恩比教授，這是英國當代的歷史哲學家，一個世界學術權威的人物。他在歐洲一次國際會議裡面提出來，他說如果真正能夠幫助二十一世紀，走向世界的安定、和平、繁榮、興旺，只有中國孔孟學說與大乘佛法。這是跟歐陽竟無先生講「而為今時所必需」一個意思。沒想到半個世紀之後

，會被英國人提出來。所以現在在全世界，把佛經納入學校正式的課程，作為學校教科書，小學、中學、大學學校裡面作為教科書的，現在全世界只有英國。這是我們想不到的。基督教的國家，學校教科書採用佛經，這很不可思議。所以我都想今年要找個時間到英國去，看看他們國家教學在推動佛法。我們中國號稱大乘佛法第二祖國，我們都沒有做到，現在被英國人領先，這值得我們警惕，也值得我們注意。

佛法究竟教給我們什麼？這我們必須要曉得。世尊四十九年所講的一切經，說的是什麼？我們用一句話把它說出來，這就是《般若經》上所說的「諸法實相」。這四個字要用現代的話來說，就是宇宙人生的真相。剛才說過，宇宙是我們的生活環境，人生是我們自己。由此可知，佛教育跟我們的關係是多麼的密切。世間任何教育都沒有佛法教育這麼親切，字字句句都說到我們心坎上，讓我們徹底明瞭，清晰的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生活環境的真相，這樣就不至於迷失。所以佛家教學宗旨，古人常講：「破迷開悟」，也指這個意思。破迷開悟之後的效果，就是離苦得樂；離苦得樂是從果上講的，破迷開悟是從因上講的。一切眾生苦難多多，特別是現代的社會。苦難從哪裡來？從迷失自己來的，不了解自己生活環境而來的。如果都明白、都清楚、都覺悟了，苦就沒有了，所呈現出來的是自在、是安樂。這是說明佛陀教育的功能，是可以幫助我們離苦得樂。

苦、樂標準很多，佛也說得很清楚、很詳細。大家知道有五乘佛法，五乘佛法有五種不同的標準，不同的迷悟標準，不同的苦樂標準。如果講到六道跟十法界，那就有十種不同的標準；如果說到大乘佛法菩薩的階級，五十一個階級有五十一種不同的標準，這是我們必須要知道。標準雖然很多，差別很大，但是它的方向是一致

的，目標是一致的。苦樂這個標準究竟怎麼定法？就是與事實真相相應的，這就是悟，這就是樂；與事實真相相違背的，那就是迷，那就是苦。由此可知，將事實真相說明白是何等的重要！

我們學佛學些什麼？就是學這些東西，也就是認識自己，認識自己生活的環境，這裡面理論很深。愈是高水平，就愈深、愈廣，深廣無際。如同佛在大乘經上講的，虛空法界無量無邊，那是講到高層次。高層次跟低層次，在我們修學過程當中，是不是需要按部就班的來？按部就班是一種方法，不按部就班也是一種方法。方法太多了，所謂「方便有多門」。諸位同修都知道，佛法裡面講八萬四千法門，法是方法，門是門徑，也就是說，我們修行用功的門徑非常非常多。

四弘誓願裡面告訴我們：「法門無量誓願學」，那個無量就不只八萬四千。八萬四千是有量，無量是真話，不是假的。所以法門確確實實是無量，任何一個法門都能成功，也就是說都能夠達到究竟圓滿；這也是說「法門平等，無有高下」。所以我們學佛，無論自己修學哪一個法門，對於其他人修學不同的法門，我們要讚歎，決定不能毀謗，決定不能說我的法門好，你那個法門不好，我這個高，你那個低。如果有這樣的分別、執著，你就錯了。法門是平等的。

至於選擇不同，這要因個人的根性。在一切法門裡面，我們自己想想，自己的程度、自己的生活環境、自己的興趣，哪一種法門學起來比較合適，功效就非常顯著。如果修學的法門，跟我們自己的根性程度、工作環境都有障礙，我們修學就會感到困難，就不容易成就。所以法門很多，任憑選擇，佛並沒有限定哪一個人選哪個法門，這個道理我們要懂得。但是現在世尊留下來的經論方法，確實是很多。我們中文的《大藏經》，這麼多的典籍，決定不是一個

人在一生當中，樣樣都能夠學得成的。在這麼多經典、這麼多法門當中，我們應當如何選擇，這是個很大的問題，也是個關鍵的問題。我們這一生修學能不能成就，決定在選擇法門。法門選擇要是跟自己的根性不相應，我們這一生就空過，不能成就。如果選擇法門對了我們的根性，那真是像中第一特獎一樣，你這一生就成佛了，這個道理要知道。所以，這一生成佛，人人都有份。

唐朝善導大師講的話，非常有道理。他講一個人的成就（這一生修學的成就），都在遇緣不同。你遇的緣殊勝，你就很容易成就；你遇的緣不勝，那就很可惜。所以遇緣殊勝，緣正好對自己的根機，這就是最殊勝。這一樁事情，實在說相當困難，我們怎麼曉得，哪一個緣對我的機，哪一部經論、哪一個法門對我的機，難！真的不容易。一部經一部經去試驗，恐怕試驗一百年，未必能夠試驗得出來。

佛陀在世的時候好辦，釋迦牟尼佛是個圓滿智慧的人，你要是跟他接觸，他看看你，不單看你這一生，你過去生，生生世世、無量劫前幹的什麼，佛都曉得、都清楚。所以他說法就非常契機，給你說幾句話，你就開悟、就證果，這是我們在經上常常看到的。為什麼會有這樣殊勝的效果？就像大夫給病人診斷一樣，你的病怎麼得來的，什麼原因得來的，幾時得的，他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，藥下的就正確，藥到病除。

現在佛陀不在世，留下來的這些經典，都是當年釋迦牟尼佛給一切大眾治病的處方。我們現在得到一大堆的處方，要知道這些處方都不是為我做的；我們要是用別人的處方來治自己的病，你就想這是多麼危險的事情。今天我生病了，我看到很多醫生開的藥方，我敢隨便吃嗎？這是常識，大家也不敢吃。釋迦牟尼佛留了一大堆的處方，你就隨便敢用嗎？大夫治病，那個藥方吃錯了，不但病不

好，怕吃死了，命就沒有了。同樣一個道理，釋迦牟尼佛這些經論方法，我們如果選擇錯了，就把我們的法身慧命斷掉，這個問題跟斷生命同樣的嚴重。所以古德就教給我們，「佛法無人說，雖智莫能解」，這兩句話是佛講的。《華嚴經》上又說，《大智度論》上也有說。什麼人說？有修、有證的人。

中國人確確實實在全世界，福德、因緣無比的殊勝。佛教傳到中國來將近兩千年，歷史上正式記載，公元六十七年傳入中國。正式傳來的是漢明帝派使節到印度，去迎請摩騰、竺法蘭到中國。在這以前，由民間傳到中國來的，那時間還早，大概在戰國時代（戰國晚期），佛法已經就流傳到中國來了，兩千多年的歷史。

諸佛菩薩應化在中國有很多很多。像最近的，我們大家曉得，印光大師是西方極樂世界大勢至菩薩再來的。在歷史上人所周知的，善導是阿彌陀佛再來的，永明延壽也是阿彌陀佛化身來的，豐干和尚亦是阿彌陀佛化身來的。阿彌陀佛常常來！寒山、拾得是文殊、普賢化身來的，布袋和尚是彌勒菩薩化身來的。在唐朝時候，還有一位在家居士傅大士，也是彌勒菩薩化身來的。所以諸佛菩薩在我們中國示現，男女老少、各行各業很多很多，這是中國人的福報。

而歷代每一個宗派裡面，這些祖師大德縱然不是佛菩薩再來的，也是真正有修有證，不是普通人物。這些人示現在社會上給我們作擇法眼，這個意思就是幫助我們選擇法門。我們遇到這樣真正的善知識，就很幸運了，能夠在短時間有成就，不至於走冤枉路。遇不到真善知識，自己縱然很用功、很精進、很努力的修行，叫雜修、亂修，修了幾十年一無所成，光陰、精力都空過了，這是非常非常的可惜。可是這些善知識，諺語裡頭說得好：「可遇不可求」，到哪兒去找？有緣分遇到了，用現在一般人講，你很幸運，你遇到

了，你運氣真好。其實都有因緣，沒有過去生中的因緣，哪有那麼好的運氣給你碰上。親近善知識是我們修學成敗的關鍵，這是我們不能不知道的。

剛才說到，善知識難遇，我們求善知識難，善知識找一個學生比我們找老師還要難，他到哪裡去找一個人可以傳他的法？在過去禪宗達摩祖師到中國來，在少林寺面壁九年，才等到一個慧可，你才曉得一個好老師想傳法，找一個學生不容易！佛法承傳是大因緣、是大事業。我們如果真正發心修學，自然能感動佛菩薩示現。也許你遇到佛菩薩，你也不認識他，他也不會告訴你，他是佛菩薩再來的。如果他告訴你是什麼佛菩薩再來的，給諸位說，是假的不是真的。真的不會說，假的說的就太多了。現在在中國、在外國，我們常常聽說，哪個人是觀音菩薩再來的，哪個人是什麼佛再來的，多的是，到處都是。

這樁事情，世尊在《楞嚴經》上講得很清楚，他老人家講：「末法時期，邪師說法，如恆河沙。」不是真正的佛菩薩。真正佛菩薩到這個世間，如果他的身分暴露了，馬上就走，這是真的；說了不走，就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像布袋和尚，五代後梁時代的人。我們現在塑的彌勒菩薩像是布袋和尚，布袋和尚跟大家說，他是彌勒菩薩再來的，說完了，一坐就往生了、就走了，那是真的，說了就走。不會說了還等幾天，那是假的，那是騙人的。說了就要走！現在我們看了很多，說了他不走。

我們誠心誠意想學佛，我們想親近善知識，怎麼辦？從前李炳老教我一個方法，我也可以傳授給大家，眼前找不到善知識，我們就找古人。李老師教我去找印光大師，真善知識。印光大師已經往生了，我們到哪裡去找他？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在，印光大師的《全集》在，我們以他作老師，讀他老人家的書，接受他老人家的教

誨，依教奉行就成功了。

可是這話又得說回來，為什麼說一個老師要找一個學生比學生找老師還要困難？學生不聽話，就沒用處。老師傳法要傳給什麼學生？百分之百的服從，尊師重道，老師才能把法傳給他，沒有這個條件就不行。我們現在找印光大師作老師，印光大師不能反對，我們是找定了。但我們是不是印光大師真正的學生？那得要問自己了，你是不是百分之百的依從。這個意思就是說，五年，至少是五年，當然是十年最好。也就是十年當中，我只看印光大師的《文鈔》，除印光大師之外的一切，我統統都不看，統統都不聽。十年跟一個人學，這才叫學生。如果你親近印光大師看《文鈔》，又看別的經論，又看雜誌，又看其他出家、在家這些大德的著書，你就一事無成。為什麼？你的頭腦是亂的，你的思想是複雜的，這個不能稱為法子，不是傳法的人。諸位要明白這個道理。

台灣有很多佛學院過去找過我，但我不教佛學院。為什麼我不教佛學院？我覺得佛學院的學生很可憐，這一個鐘點上這個法師課，下個鐘點又換了一個法師，又換了一門課。四年學二、三十樣東西，學得滿腦袋一塌糊塗，什麼都不是。我不忍心再讓他加一個污染。所以這樣學東西是學不出來的。我沒有念過佛學院，但佛學院的情形我了解。

我學佛就是大家講的運氣不錯，我頭一個老師是章嘉大師，我跟他一個人學，他教我三年，一直到他老人家圓寂。我的佛學基礎是從那個地方奠定的，一個老師教的。章嘉大師圓寂之後，過了一年，我親近李炳南老居士，那個時候沒有出家，在家。跟李老師十年，也是一個人教，學一家之言。不能學兩個人，學兩個人是兩條路，走不通；學三個人是三叉路口，學四個人是十字街頭。念佛學院七、八個老師，那麻煩可大了。你到底走哪一條路？無路可走，

難在這個地方。我是過來人，我清楚！

我跟你們說老實話，我不贊成佛學院，我知道佛學院學不到東西。我親近李老師，在親近李老師之前，只親近過章嘉大師一個人三年。而李老師還告訴我，那三年所學的他不承認，統統作廢，跟他從頭學起。你們進佛學院，佛學院老師對你有沒有這個要求？你所學的統統不承認，一律作廢。所以，古時候儒家、佛家講師承，師承是跟一個人學，老師對你決定要負責任，要把你帶出來。從生死輪迴裡頭帶出來，從煩惱裡面帶出來，從妄想、分別、執著裡面帶出來，談何容易！如果你對老師沒有信心，沒有百分之百的服從，老師怎麼教？沒法子教，不是他不慈悲。所以作學生有作學生的條件，我們自己不具備作學生的條件，遇到好老師也是枉然，人家也沒法子教你。

最近三年，我在新加坡教學。新加坡淨宗學會李木源會長辦了一個「弘法人才培訓班」，請我去教。培訓班老師只有我一個人，沒有第二個，我也不會請第二個。每天我給學生上七個小時課，我們一屆是三個月。去年是第三屆，時間延長一個月，四個月。學生學的還有一點成就，什麼原因？一個人教！兩個人教麻煩就來了，三個人教就決定沒有成就，道理就在此地。這個諸位細細去揣摩，細細去品嚐。

我們自己必須先要具備作學生的條件，然後在祖師大德裡找一個人作老師，你就決定有成就。你要是專學印光法師，五年到十年專讀印光法師的書，你就學得很像。十年之後，再廣學多聞，成就你圓滿的智慧。你要是沒有十年的基礎，這十年基礎是十年的定力，慧是從定中生的。叫你五年、十年守住一家，決定不看第二個人的東西，這是修禪定。你真能定得住，然後定就能生慧。所以，再涉獵各家的東西，廣學多聞，不但你能夠正確的理解，而且速度非



常快。智慧要是現前，煩惱輕，智慧長。即使叫你講經說法，你從來沒有讀過的經典，讓你在台上講，你們想想需不需要準備？如果說我要準備準備，那你的煩惱沒斷，你的智慧沒開；不需要準備的。

你們讀《六祖壇經》，有很多人拿到經典，到六祖大師那裡請教。六祖惠能大師不認識字，沒念過書，人家拿經典去向他請教，他有沒有還要跟人說，我準備準備再跟你講？沒有！隨問隨答。法達禪師學《法華經》，學了十年都沒開悟，而到能大師那裡請教。

惠能大師說：「《法華經》我沒聽過（他不說他沒有看過，他不認識字，當然沒看過），你念給我聽。」

能大師就叫法達念給他聽。《法華經》大家很熟，二十八品他只念到第二品「方便品」。

六祖說：「行了，不要再念了。」

這個經他完全懂得了。他給法達禪師一番開示，法達就開悟了。需要準備嗎？不需要！為什麼不需要？世出世間一切法都是自性般若變現出來的，哪裡需要準備？

由此可知，一門深入的重要。一門深入，你能得定，你能開慧；你涉獵的法門太多，你所學的是佛教常識而已。我們一般講佛學，不是佛法，佛法跟佛學不一樣。你把佛法當作世間一門學問去研究，你所了解的是皮毛、是表層，一分都沒入進去。所以在這個世間，可以混幾個佛學博士，混幾個頭銜。從前李炳老常講：「與了生死、出三界，毫不相關。」這樣學佛就錯了，路子就走錯了，那我們的選擇的確就難了。

世尊在三千年前，對我們現前社會環境很清楚，他那個天眼就像《無量壽經》講的「天眼洞視」，盡虛空、遍法界，過去、未來，他看得清清楚楚、明明白白。知道我們遭遇到困難，所以他老人

家替我們選擇；這種選擇是對大多數的眾生，我們是大多數眾生之一。佛在《大集經》裡面說，「正法時期，戒律成就」。你要是生在正法時代，你依照戒律修學就能夠證果，就能夠超越六道。「像法時期，禪定成就」。佛滅度第二個一千年是像法時期，修禪定可以得定、可以開悟，可以了生死、出三界。「末法時期，淨土成就」。我們現在生在末法時期，末法時期是釋迦牟尼佛滅度兩千年以後。無論是中國的講法，或者外國的講法，統統都是兩千年之後。我們生在末法，那麼要聽佛的話，佛說：「末法時期，淨土成就」。我們不會選擇法門，聽佛的話，佛這樣指導我們，我們選擇淨土法門應該不會錯。可見得佛慈悲到了極處，不是不關心末法時代的眾生，而是非常關心。

淨宗的修學，確確實實在這個時代，乃至於底下一個世紀，我們從客觀上來觀察，的確是積極的。因為現在時代跟從前不一樣，從前是農業社會，現在進入到工商高科技的社會。每個人生活緊張，工作忙碌，沒有多餘的時間，所以依據的經論分量愈少愈好。分量少，而且義理還得要圓滿；分量少了，義趣不圓，那也是很遺憾的事情。又要很圓滿，又要分量少容易攝受，在所有宗派裡面，無過於淨土宗。

淨土宗的經典，現代只有《五經一論》，《五經一論》印成一冊也只有薄薄的一小本。你說這個多方便，比起任何宗派的經典少之又少，非常適合於現代人。如果你工作再繁忙，這一本都沒有辦法受持，都沒有法子學習，行！這五種東西裡面，任何一種都可以。最少的是《大勢至菩薩念佛圓通章》，二百四十四個字，總沒有問題了吧！你就依照這二百四十四個字去修行，你這一生決定成佛，不會落在人後面。

如果你有多餘的時間受持《無量壽經》，那是最圓滿的。《無

《量壽經》是淨宗的概論，將西方極樂世界做了一個圓滿的介紹，性相、理事、因果面面都說到。《觀無量壽佛經》是《無量壽經》的補充說明，你學習也很好，不學習也沒關係。《阿彌陀經》是勸你念佛，勸你修學這個法門。釋迦牟尼佛在《阿彌陀經》裡面，四次的勸導我們，真是苦口婆心，一而再，再而三，三而四，四次勸我們修學這個法門，這是淨宗根本的依據。

後面兩種都是祖師大德附加上去的，而且這個時間都不長。《普賢菩薩行願品》是清朝末年咸豐年間，魏源居士附加上去的，稱為「淨土四經」。咸豐距離我們很近，諸位曉得清朝末年慈禧太后就是咸豐的妃子。而《大勢至菩薩圓通章》是印光大師附加上去的，民國初年就更近了。這是「淨土五經」的來源，我們要清楚、要明瞭。這五樣東西可以說專屬淨土，依任何一部都決定得生淨土，這是我們要明瞭，無論依哪一部都好。

夏蓮居老居士將《無量壽經》的原譯本會集成一個本子，現在大家所見到的，這個本子會集得好，受到當時一些大德的讚歎，真正是諸佛護念，不可以忽視。說到夏蓮居老居士這個會集本，在我們這個時代提出異議的人很多，也就是不贊成這個本子，懷疑這個本子，反對這個本子，人數很多。原因是什麼？夏蓮居是在家居士，出家人不服氣，還是分別、執著。說個不客氣的話，多多少少還有一點嫉妒心，不能夠擺平，所以才有這種現象。因此他的本子會集出來之後，沒有多久夏老就往生了。那個時候在中國，這個本子流通，我的猜想是不超過三千本。中國大陸這麼大，人口這麼多，這個本子大概只印了三千本，數量很少！

夏老的傳法學生是黃念祖，黃念祖老居士跟李炳南老居士算是同學，同一個老師學道。黃老居士是梅光羲的外甥，跟他舅父學佛；梅光羲老居士是李炳南老居士的老師，他們是同一個老師學道。

後來梅老就介紹黃念祖親近夏老，所以他是夏老的傳人。李炳老沒有親近過夏老。夏老往生的時候，告訴他們這些學生，他的會集本將來會從外國傳到中國，將來這個本子會傳遍全世界。他那些學生聽了都覺得莫名其妙，本子怎麼可能從外國傳到中國來，這本子還沒出國，數量那麼少，怎麼可能從外國傳來。黃老居士前幾年在世的時候才證明，真的是從台灣再傳到中國大陸，真的傳到了全世界。

夏老不是簡單人物，我們對他有疑惑，對他不服，那就錯了，完全錯了。我有一年在美國邁阿密，在佛羅里達州。那個時候曾憲煒居士請我去弘法（曾居士以後出家了，那個時候還沒有出家），他在那裡成立了一個「學佛會」，請我去弘法。我在沒去之前，我們把這些經書寄過去，這裡面就有黃念祖居士的《無量壽經註解》。這個本子是我們在台灣印的，第一次印的本子，前面有夏蓮居老居士的一張照片。

曾居士這個人喜歡感應、喜歡神通，他學得很雜，學禪、學密，跟一些密宗的上師往來非常密切。美國也有一些真的有神通的人，我們講有天眼、有他心通的這些人。他就把夏老的照片給這些美國人看；美國人對這個人真的是一無所知，從來沒有介紹過。

他就問美國人：「這個人怎麼樣？你看看！」那個美國人看到這個照片（夏老的照片）。

他說：「這個人身體是透明的。」

他聽不懂，他以後把這個話告訴我，身體怎麼是透明的？心裡頭沒有污染就是透明的。我們一個人，人家一看，裡頭亂七八糟，漆黑一通。他沒有見到人，看到照片，就知道這個人的身體像水晶一樣完全透明，沒有貪瞋痴，沒有污染，這不是普通人。而且他跟曾居士講，他說這個人現在不在世，都給他說對了。他在世的時候

，名氣並不很大，肯定他是一個再來人，不是一個普通人。這是曾憲煒居士告訴我的。

會集經本不容易！第一位會集的是王龍舒居士，那也不是個普通人。王龍舒在宋朝是國學進士，這是他的學歷，一生學佛那麼好，會集的本子還有瑕疵。咸豐年間魏默深也是廣學多聞，儒佛的根基都很好，會集出來的本子還是有毛病；印光大師在《文鈔》裡都指出來。所以真正要會集這個經，不是再來人做不出來。夏老的身分沒暴露，不是阿彌陀佛再來，大概也是觀音、勢至之流，絕對不是普通人物，普通人決定做不出來。你看他會集這個本子多好，讓人家一接觸就生歡喜心，比原譯本超勝太多。

這個本子是律航法師（也許諸位知道這個老法師，廣化、廣元這些法師都是律老的徒弟）從中國大陸把這個經本帶到台灣來。他帶來的那個時候，他還沒有出家，他是個軍官，中將的身分。他在大陸上親近夏老，是夏老的學生。他把這個本子帶到台灣來是民國三十八年。第二年認識台中李炳老，就把這個本子送給李老師。李老師一看這個本子，前面是他老師梅光羲的序文，很長的一篇序文，介紹這個本子。所以李老師一看是他老師寫的這篇序文，這樣的讚歎就非常歡喜。三十九年在台中法華寺第一次講演，把這部經全經講了一遍，大概用了一個月的時間，聽眾只有三十幾個人，這是在台灣第一次講。我們印出來的眉註是那個時候寫的，那個時候李老師才六十多歲，不到七十歲。

這個本子，以後李老師給我了。給我的時候，我一看非常歡喜，如獲至寶，我也想在台北開講，我把這個經本印了兩千本。那個時候我認識韓館長，韓館長五十歲，我說我講這個經給妳祝壽很好，她發心印兩千本。我到台中把這個事情向老師報告。

老師說：「不行！決定不能講。」

我說：「什麼原因？」

老師說：「有很大的障礙，有很多人不贊成這個本子；這些人如果來批評障礙，你太年輕，你的資歷還不夠，你招架不住！」

所以就把這個經放下，經本就到處結緣送掉，不能講就改講《楞嚴經》，在台北市講《楞嚴經》。

一直到十二年前，李老師往生了，我整理舊書又看到這個本子。這一想老師這個本子交給我，我也保存這麼多年，現在老師往生了。他這個註解註的雖然很簡單，註得好，沒有人看到過。我就把它印出來跟大家結緣，紀念李老師。很多人看到這個本子生歡喜心，要我講這部經。「好吧！我就開講！」所以這個經從我開講到現在十二年，十二年當中我講了十遍，普遍受到海內外大眾的歡迎。今天這個經本弘揚到全世界，什麼原因？很多人來向我祝福，「法師，你弘法功德很大。」錯了，哪裡是我的功德？我有什麼能力？我們不可以邀功。什麼原因？這個時代，大家的善根、福德、因緣成熟，諸佛如來的護念，這是真正的原因。《彌陀經》上說的，「不可以少善根、福德、因緣，得生彼國」，這是親因緣；得到諸佛如來明顯加持，這是增上緣。

我們不過是適逢其會，很幸運遇到這個機緣，湊巧出了這麼一點小力量，我們哪裡曉得會有這麼大的影響力。決定不是我們自己的能力，這是說實在話，這也是提醒我們，在末法時期選擇這個法門是正確的。無量法門裡面，選擇這個法門、選擇《無量壽經》、選擇夏老這個會集本、依這部經典修學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，決定有成就。決定不能搞雜，不能搞亂。

如果有人說這本東西恐怕不容易成功，要多加幾部經，多加幾部論，那讓他去搞，我們決定不幹。有個三年、五年，就非常明顯的比出來，一門深入，效果顯著。實在說，這個道理並不難懂，一

門深入的人，心是定的，我相信這個大家都會承認；學得很多、很雜，他的心是亂的，心是浮躁的，這個差別就很大。心定就容易開悟，心亂就沒法子開悟，這是一個很淺顯的道理。所以我們提出八個字：「一門深入，長時薰修」。我們要在一生當中，真正了生死、脫輪迴，往生不退成佛，抓緊這八個字就決定能夠成就。

佛教給我們捨，世間法要捨，佛法也要捨。淨宗過去有許多的祖師，如蓮池大師說的「三藏十二部，讓給別人悟」。你們有本事你們去學，我沒有本事，我沒有能力，我就一部《彌陀經》，一句阿彌陀佛，這是祖師做出榜樣給我們看。印光大師晚年亦復如是，我們到蘇州靈巖山寺去看，他老人家閉關的關房，一個小小的佛案，供養一尊阿彌陀佛，後面寫了一個大字「死」字。一尊阿彌陀佛，一部《阿彌陀經》，什麼都沒有，找不到第二本書。一卷《彌陀經》，一句佛號，人家成就了，哪裡要多？

覺明妙行菩薩告訴我們，念佛人最怕的是懷疑、夾雜、間斷。如果真正能做到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，沒有一個不成就。這個法門三根普被，利鈍全收。他這三句話與大勢至菩薩的教誨完全相應。大勢至菩薩教給我們念佛的方法是八個字：「都攝六根，淨念相繼。」這是方法。效果是「不假方便，自得心開。」不假方便是不需要藉任何幫助，任何經論、任何法門都不必要；自得心開是大徹大悟，明心見性。就用一句佛號，有這麼大的功效。跟禪宗大徹大悟、明心見性沒有兩樣，但是比禪宗容易多了。禪宗不好修，念佛好修，難易差別懸殊太大，所以這叫易行道。

你選擇這個法門是無量的智慧，你有無上的智慧才會選擇這個法門。在大乘法裡面，代表智慧的，諸位曉得是文殊菩薩，文殊菩薩表智慧。文殊菩薩所代表的是通家，廣學多聞，代表的是無所不知、無所不能。可是很少人知道大勢至菩薩也是代表智慧，大勢至

菩薩的智慧絕不在文殊之下，但是他們兩個人在形象上完全不同；文殊代表廣學多聞，大勢至菩薩一門深入，不一樣。大勢至菩薩就是一句阿彌陀佛念到底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。《大勢至圓通章》一開端就說：「我與五十二同倫」，這一句話意思很深。「五十二」是說什麼？菩薩的果位，十信、十住、十行、十迴向、十地，五十個位次；等覺、妙覺，五十二個位次。換句話說，從初發心一直到成佛，修的是什麼方法？就是一句阿彌陀佛，不改變。這是大勢至菩薩表現的高度智慧，一門深入。

我們要問，這兩個菩薩的智慧到底哪個大？我跟諸位同修說，一般大，沒有高下。怎麼說一般大？因為自得心開就一般大，明心見性了，開悟了！沒有開悟的時候，一門深入比不上廣學多聞，開悟之後就一樣了，沒有兩樣。所以一門深入，功夫也是三層，跟宗門的階段沒有兩樣。宗門的修學，觀照是第一個階段，第二個階段是照住，第三個階段是照見。你們念《心經》，「觀自在菩薩，照見五蘊皆空」，那是最高段的，照見。我們淨土宗沒有講觀照、照住、照見，沒有說這個名詞，我們是換一個名詞說，我們說「功夫成片、事一心不亂、理一心不亂」。功夫成片跟禪宗裡面的觀照一樣，事一心不亂跟禪宗的照住一樣，理一心不亂跟禪宗的照見一樣，名詞不相同，境界完全平等。等到你得理一心不亂就完全平等，這是我們對大勢至菩薩必須要認識清楚的。

我們自己這樣修學，一門深入，長劫薰修，就是大慈大悲。觀世音菩薩代表大慈大悲，救度一切眾生。救度一切眾生怎麼度起？我自己做出樣子給人看，叫人看到之後相信，生起羨慕之心、嚮往之心，跟你學習，你不就度了他了。天天說沒用處，說了人家看看又不像，他的信心怎麼能生得起來？不必說，做出來給人看，讓人家生起信心，這叫大慈大悲度眾生。所以我們自己要是做不到，怎



麼說，說實在話，不但度不了眾生，也度不了自己，自他都不能得度。如果要自度度他，一定要百分之百的依教奉行，這才是真正的自度度他。

希望我們同修深深體會到這個意思，我們在無量法門裡面，選擇淨宗法門，決定沒有錯。這一個法門，不但是釋迦牟尼佛指導我們的，實實在在講，是一切諸佛如來教導我們的，釋迦牟尼佛是諸佛的一個代表人。我們選擇這個法門正確，只要遵守一門深入，不懷疑、不夾雜、不間斷，就決定成就。我們今天在這個地方，歡歡喜喜的在這兒聚會，將來在西方極樂世界，在阿彌陀佛的大道場當中，我們又聚會在一起，那是多麼的歡喜。今天時間已經到了。